

小人物憶往 (三)

劉承符

三、再度逃難

被困在香港的職員及眷屬高級低級都有，高級的有週難的總務司長謝奮程的太太，週難的財務司幫辦汪仲長的太太及其女公子，另外還有材料司長李法端的太太及男女公子，同事周瑞田係香港材料庫職員，他與李司長世交，有深厚友誼，經常住在李家，等於李家的總管，同時也等於是困在香港同仁的聯絡人。提起此人也很有來歷，他是北洋軍閥福建督軍周蔭人的姪兒，河北省人，與我是大同鄉，他現在也在臺灣，在高雄某國營事業機構服務，在臺灣只見過一次面，之後迄無聯繫。

以上幾位高級眷屬已找到了撤退的路子，請人保鏢護送，經過淪陷區包送至廣東東江龍川縣，費用若干不詳，均由周君統籌支付，未令我們負擔。行程由中英交界之沙頭角進入大陸，隨行同仁每人只限一挑行李，於民國三十年陰歷年尾某日啓行，我們單身職員計周瑞田、周英培、張國方、劉文俗、許良儔、錢

玉成及筆者計有七人，跟隨幾位夫人及眷屬同行，另外帶家眷隨行者尚有多人，各由九龍住所出發步行經過英界的沙田、大埔，第一天中午到了大埔，記不起是何緣故，我一個人到小飯館吃飯，叫了一個菜是香腸炒芥蘭菜一小盤，味道之甘美無法形容，只能說是上等妙味，太（拉大長聲讀）好吃了，乾飯三碗，又白又肉頭，當時心裏想我這一輩子能夠天天吃這樣的菜飯，我就謝天謝地了。下午步行到了沙頭角，沙頭角是中國領土，在廣東省的極南端，廣東沿海已被日軍佔領，故有駐防的日軍檢查。我帶一個大被包及一個大手提箱，檢查時每件行李都打開詳細一樣一樣看，有好的值錢東西，日軍也會拿去一兩件，等輪到我時，我因為行李內帶有交大畢業文憑一張，恐日軍不識何種性質，認為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員加以留難，不願打開行李檢查，當時心裏很着急，就向日軍指着行李上的鎖硬擠出了一句：「コリハアリマセン」，意思是說這個鎖沒有鑰匙，日軍聽後好像回答一句：「アリマセンカ」就派司了。日軍遇到會說日本話的人特

別客氣，什麼都講得通，並不是蠻橫無理。九一八事變時我在瀋陽交通委員會被日軍包圍時，會中有一位科長是日本留學的，他與日軍折衝，日軍對他很有禮貌，但對我們就如同犯人一樣。我在學校時曾經選修日文作為第二外國語兩個學分，念了幾本日語課本，會說一兩句極淺近的會話，沒想到，到了生死關頭就用了。

我們這一隊難民走到半路，天快黑了，聽說後面日本兵把我們同事毛工程師父子二人綁去拷打，後來放回已遍體鱗傷。據說日本兵向他們要花姑娘，而被拒絕。大家恐怕再遇到日軍乃連夜趕路，這次一天一夜走了一百八十里，後來毛工程師到了龍川因患痢未能隨行，不久病歿於龍川，草草葬埋。

在香港戰爭期間，最初是在李家限制每頓吃兩碗稀飯，回到宿舍又天天吃臘八粥，現在每天走七八十里，飯量大增，而且吃什麼都是可口香，沿途有人照顧，到站頭休息用飯時已預先有人燒好，我們七、八個男同事在一齊吃，每頓飯至少三、四碗，氣力充沛，心中無其他雜念，每日除去行路吃飯睡覺外，不用其他心思。

由沙頭角經過淡水、龍崗，到達橫瀝均係步行。記得走到淡水橫瀝之間有一個小站是中國政府權力能達到的地區，設有一個難民接待站，每一位難民發救濟金國幣六元，當時的六元似乎可以維持一天的生活，我也隨同其他難友排隊領錢，領到之後，內心深深感激蔣委員長關懷難胞之德意。一個人在最困難最需人幫助的時候，若能予以一臂之助，解決其困難，是行菩薩道，度一切苦厄，受惠人終身感戴不忘。因此就聯想到我們平日生活如有數餘不可浪費，以節餘之金錢救助苦難，布施而不求報，作到三輪體空，數目無論多少，功德無量無邊。

由橫瀝改乘木船，沿東江潮流而上，在船上住了幾天，船戶每天替我們燒飯，做菜飯，先把米放在鍋裏，煮到半熟，再加青菜豬肉白薯，其味道之香美，真是平生沒有嚐到過。到了龍川就停留下來，一則是離日本人已遠，不會再被追到，一則是快過陰歷年，大家忙於過年，暫時停頓一下。龍川是一個小地方屬東江範圍，非常荒僻，講客話，住了十幾天，改乘卡車到曲江（即韶關），當時尚不知佛法，不然必往禪宗大叢林南華寺參拜六祖金身，亦希有難得之機會，

可惜我的福根太差，四十以後才聞到佛法，真是業障深重。

記得到了橫瀝，經過一條小街，看見一個中國兵在站崗，穿草綠色軍服，荷鎗實彈，一眼望去，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歡，只覺得到了保障，有安全感。一個沒有國家保護的人多麼可憐，形同無父母的孤兒。華僑在國外無論怎麼好，也不如在本鄉本土，總覺得是寄人籬下，沒有保障。例如在日本、菲律賓及泰國的僑胞就常常發生永久居留證、非化案、華僑學校不准讀中文等種種問題。所以人如果不愛國，不忠於政府，不忠於職守，真是罪大惡極。我平生最恨拿公事做人情，只求保全祿位而犧牲公家利益的人，我對這種人最看不起，他地位雖高，我看他不過是一名卑鄙無恥的小人而已。

在曲江時聽說交通部長有電報與漢鐵路管理局長石志仁及湘桂鐵路工程局侯家源，令飭對於香港撤退人員各在管區內沿途妥為照料食宿及交通工具。我們第一批包括幾位司長幫辦夫人及盟身同仁七、八位首先啓行，粵漢路派了兩輛臥車，一輛客車，一輛餐車，由曲江經衡陽、桂林一直到金城江，大約走了五、

六天，當時我們並不希望快到重慶，反正有吃有喝，沿途玩玩也很逍遙自在，在車上有服務生侍候的特別週到，大概是局長特別關照，也許我們是沾了幾位夫人的光，每天早午晚三餐是中菜，早晨稀飯或豆漿油條，午晚餐八菜二湯，八個人吃，說也奇怪，也許是香港餓壞了，沿途口味之好，無以復加，每頓吃三大碗，菜盤盤光，我在香港時最體重是一一八磅，到重慶之後一量是一三六磅，增加了十六磅。

專車到了桂林，休息三天仍然住在車上，桂林山水甲天下，曾與同事往七星岩遊覽，這個地方真是別有洞天，是天然的防空洞，長有數里，曲曲折折，可惜在逃難期間，心情不定，遊興並不濃厚。

到金城江改乘汽車，經過都勻、獨山、貴陽到達重慶，被派在材料司稽核科工作，公文又多又亂，漫無頭緒，加上天天吃平價米，入夏以來，天氣燥熱異常，極不舒服，胃口一天不如一天，三個月之後體重恢復了原來的一一八磅。到重慶不久張嘉璈部長接見香港撤退人員十餘人，有眷屬的同事亦參加，由材料司楊幫辦清率領於某日上午在部長室外間客廳會議桌坐下來，等了十幾分鐘張部長來了，一進門就坐在主

席位子，手裏拿着名單，叫每人的名字，叫到的站起來說有，十幾個名字叫完，張部長站起來扭頭兒就走了，我們坐在那裏莫明其妙，楊幫辦告訴我們部長見過你們，沒有事了，我們可以走了，就此出來，各回公事房，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到，張部長爲什麼連一句話都不說，或者簡單說幾句客套話都要得，何以一句話不講扭頭兒就走，這種召見屬下恐怕古今中外都找不到第二個人。或者張部長有急事先回到自己辦公室吩咐幾句馬上就出來，而楊幫辦不識內情以爲張部長不來了，叫我們走罷，迄今還是一個謎。

我最佩服曾養甫部長，他手面大，爲了達成任務，不惜花大錢。抗戰期間他在成都、新津、昆明、陸良、百色、南寧各地所建的飛機場，可以起降B 29式重轟炸機，效率最高，效果也最好。他是軍委會工程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屬下修飛機場的工程處人員待遇最好，福利更好，肯花錢，所以事情作得好。

我佩服曾部長的第二件事是在民國三十二年間曾部長爲其母林太夫人壽慶在重慶設齋供養三寶，請虛雲老和尚說法。虛雲是當代高僧，其靈驗事跡甚多，詳虛雲年譜，請有修有證的高僧如虛雲者爲父母

修福乃是有大福德之人亦係大孝子，今日高官厚祿之人，只知終日營求，父母在時疏於甘旨奉養，父母歿後，春秋（清明及七月十五日）二祭亦不爲設祭修福，或在各廟會供奉往生牌位，而尤驕顏曰不拜偶像，我對於這種人只有仰面視天，舌蹶而不能下也。

在臺灣每逢春秋二祭，我就在蓮友念佛團爲先父母供奉往生牌位，並燒一個大紅紙包袱，內裝金銀錢，我自己查的，還有冥鈔，冥鈔市面上只有兩種：一種是百元一張的新臺幣，一種是五十元一張的美鈔，都是每一百張新臺幣二元。今年清明及七月十五兩次還加供了三位亡友的牌位，每人也燒了一個包袱，這三位亡友是韓壓俊、王繼扶、李明。(1)韓壓俊先生，前臺北區運輸處業務課長，中風暴亡，孤身一人，在臺無人祭祀，聞有一次托夢其友人說現在很苦，沒有錢用，友人已爲其焚化冥幣若干。(2)王繼扶先生，最勤勞的查票員，補票成績最優，有一次在車上查票時，遇到緊急剎車，腰撞在車椅背上，將脊骨撞壞，到空軍總醫院骨科治療很久，開刀手術未見高明，迄未痊癒，後來中西醫兼治，拖延數年，竟至不起，殊爲可惜。去年冬天有一次我夢到他，面帶微笑，欲言不

語，無異生時，我向他說：「你到底是活人還是死人？」言畢惕然而寤。(3)李明先生，前監理處視察，很早退休，當時只領到退休金八千餘元，靠其女兒生活。

在他臨終的前三天忽然到我家看我，那時我還住浦城街，他來到時有點氣喘現象，他對我說：「我今天不是開玩笑，我現在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不一定那一會兒就走了。」我安慰他一番又談了些閒話，坐了一小時辭出，送他到門口穿鞋時，費很大事才穿上，他的腳腫了，我就有預感，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腳腫不是好現象，叫了一輛計程車送他回家，本想過一兩天回看他一次，因公私事繁，一再拖延，不料過了五天就接到他的訃聞，心中懊喪非常，到他開吊的日子，我親自到市立殯儀館看他遺容，也算是見到他最後一面。今年春天有一晚我夢見他，氣色很好，滿面紅光，毫無病容，清清楚楚，就彷彿用電燈照着的彩色相片一樣，而且也是面帶微笑。所以到了祭祖時，我特地爲他們三位每人燒了一個包袱，算是對亡友略表追思之意。

四、成都二年

在重慶交通部服務未滿一年，正巧成都材料庫主任出缺，材料司李司長法端即派我到成都擔任庫主任之職，材料庫在成都北門外驕馬橋，靠近鳳凰山飛機場，庫址面積不大，存料不多，同事十餘人尚能互相合作，相安無事。

作主管真不容易，有福報的人，下邊人替你服務效勞，你不必親自動手，作出成績來還說你領導有方，上邊也特別信任你，認爲你能幹、有才具，可委以重任。沒有福報的人則反是，凡事須自己動手，稍一不慎就出紕漏。我是一個福報最差的人，一生當中不知經驗過多少次，在成都材料庫時有兩件事也可以提一提。

有一次由重慶材料廠運來一批電信器材，有押運員隨料押運，我親自率同庫中同仁會同押運員逐件點收，其中有五十只大電池，如果粗心一點按件點收，數目對了就算了，但是我選用測驗器試電池的效用，一試有二十餘只是失效的電池，應當報廢的，假如不親自動手查看，委之他人必致失誤。還有一次材料

司所派的一位材料管理員在成都北門租了一所棧房，存儲一部份零星材料爲數不多，材料司下令將其調往他處服務，並令他將所經管的材料移交本庫收存。我們彼此都是很熟的朋友，他送來材料當然相信得過，照單收下，其中有汽油一項，單列三十公侖，裝在一個五十三公侖汽油桶內，收料之後有一天，我無意中用一根竹桿放下汽油桶內測驗其深度以估計汽油量，抽出來一看桿上有水珠，油裏怎會有水珠，心中懷疑，再倒出來驗看，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水，油與水不混合，將水濾出，剩純油，與材料員辦交涉，他自承認疏忽，我也就按實際油量簽收不再深究，後來過了半年，有一天上午我出去了，回來之後，同仁告訴我，陳延炯坐小包車來庫加油，已加好走了。交通部知道成都材料庫存有汽油，故通知陳延炯來庫取用，假如收料時不小心桶內存水未清除，則水在油下，用幫浦一打，一定水先灌入油箱，走到半路，一拋錨，把陳延炯拋在公路上，麻煩就大了。陳延炯曾經作過平漢路局長，是交通界聞人，得罪了他，小人物還受得了嗎！

人之命運，各各不同，窮通壽夭，千差萬別，而

何以有如此的差別待遇，一般人講這是上帝的安排，果真人的窮通是上帝的安排，這位上帝也是一個不明事理不辨是非的糊塗蟲。又有人說，一生發達與否要視其受教育之程度，以及學問能力之高低以爲準，此又不然，在學校同班同學住同一寢室上下舖，畢業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一人蜚聲國際，年俸美金數萬元，一人潦倒半生求一臨時雇員而不可得，此又何說？這個問題懸於心中未解決者有年，來臺之後，聞法師講經，知因果通三世，過去現在未來，前生作善事、放生、濟貧、行布施，供養三寶，今生即有大福報，富貴雙全，享用不盡，今生若貪污、慳吝、損人利己，胡作非爲，來生縱然得人身也是貧窮下賤，潦倒一生，惡事作得多一點的很可能墮入畜生、餓鬼、地獄三惡道中，這種上升與下降的命運，沒有人管理，完全操在自己的手中，此因果報應之說是千古不變的真理。但是佛教又非宿命論者，人一生下來命運就排定了，無論如何不會變動的謂之宿命論。因此而產生命相之學，算命看相亦並非全無憑信，也很有其理論的根據，亦與佛教之因果律理論相暗合，但佛教不主張宿命論，認爲人的行爲可以改變環境，了凡四訓一書

即是最顯明的例子。袁了凡，明朝人，幼年請雲南孔老先生算命，推算歷年功名俸祿官階一生榮辱，壽命只有五十三歲，終身無子。其後二十年的遭遇與孔先生所算絲毫不爽，袁公一日訪問雲谷禪師，相對靜坐三日不起妄念，雲谷問曰：

「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繼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

袁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念亦無可妄念。」

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被他算定，不會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

後來雲谷禪師即教他如何立命，如何改過，如何積善，如何謙恭，遵照實行，結果不但生子而且享壽七十四歲，一生官爵俸祿亦與孔先生所算優越甚多。可見佛教不是宿命論，是主張造命，主張自己改變環境，這才合乎事實，說得通。我數十年來心中懸而未決的疑問，到了聽聞佛法之後才恍然大悟。在成都工作清閑，氣候適宜，市內建築與街道有點像北平，駟

馬橋附近有個青龍場，每逢陰歷三、六、九日是趕集的日子，農產菜蔬價廉物美，生活很自在，但以庫中業務不多，奉交通部命令改歸成都電信局兼管，調我到重慶材料廠任副廠長職，該廠在重慶南岸海棠溪四公里半，存料甚多，工作年餘，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接着就是復員接收，局面又爲之一變。

次乃偉學長甲寅重九韻奉和 李達三

宿雨微晴重九節 秋山四逼白雲飛
鯤瀛暫避頭先雪 禹甸遙窺淚濺衣
逸興孟嘉丟帽冷 流圖鄭俠憫民饑
八荒不景膨通貨 世局欲澄禱賦歸

壽 松

鬱鬱蒼蒼瑞色明 萬千勢態貫天清
時當氣爽秋深季 歲比年高德劭彰
歷戰風霜滋茂翠 重陰草子茁繁英
壽人壽世齊松壽 拜祝嵩呼慶滿城

哭曹敬章兄

交大老學長曹敬華之弟

趙曾珏

七四、九、廿二、在紐約追悼會上講

正在一九七四年，在臺灣舉行第五屆工程技術討論會最後的第二天，我們接到紐約交大校友鄭國賓兄的來電說曹敬章兄已於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在洛磯醫院中逝世了，全場震悼！敬章兄生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不過五十歲的壯年，正可有爲，而竟溘逝，實在痛惜！我於工程討論會結束後，即過返美國，因爲途經洛磯，即偕內子昭華趨訪曹夫人陳女士，內子未赴臺灣，惟爲弔唁敬章家屬，約在洛磯會晤同往。據曹夫人面告敬章兄患的是癌症，在紐約用X光照療半年餘，不見效果。曹夫人有一位親姊陳廉女士與其丈夫鄭醫生設立醫院于洛磯的卡爾生城，所以在今年的六月中旬敬章兄遷到該處靜心調治

，並希望還有新的方法可以治療。敬章兄的癌患於右眼的後面。因爲地位的關係，不能動手術。曹夫人陳鈞女士明智果斷，伴送敬章兄來洛磯後，即返紐約將原有房屋售去，辭去她個人職務，挈帶長女碧潔（十七歲）及二位公子敬年、章年（十五、十四歲）遷至洛磯，以便集中心力，照料病中的敬章兄。執意痛疾進入某一階段後，即勢如破竹。其夫人遷住洛磯不久，敬章兄先則懶動好睡，繼之漸入昏迷，而最後撒手長逝！但他在病中從沒有感到痛苦。他還有一位哥哥敬華，在洛磯州立大學爲教授，習土木爲交大老同學。

我對於敬章兄的認識，在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